

有機農場遊

純 上



到了國際大都市上海遊學，卻特地去參觀農場的大概罕見。學生們說：「非常像我校人才會做的事」。不過這不是一般的農場，而是由一位在美國受過教育的女士在上海近郊川沙首創的有機農場，經過十一年風雨已站穩腳跟。從位於市中心的賓館到農場需要坐很長時間的地鐵，到了川沙站再打車去農場。早晨有雨，到了那裏卻雨止轉陰，我們運氣不錯。

兩位導覽已在大門口等。她們先帶我們參觀路邊一壟壟的香料大棚。百里香、迷迭香、薰衣草、小茴香、薄荷、檸檬香茅草等常用的以外，這裏還種了金魚草、金鈕扣草、秋海棠，三色堇等，都是可食用的花草，供應給市中心的高檔酒店作為飾物或調料。看來不顯眼的金鈕扣，咬一口嘴裏發麻，口感類似花椒，常用來調製雞尾酒。嫣紅的秋海棠花瓣發酸，可解膩去甜，常和甜點搭配。桃樹也處處是寶，除了桃子、桃花可食用，樹幹上分泌的桃膠據說富含蛋白質，可用來燉銀耳湯。

美國學生興高采烈，邊走邊聽導品嘗，還不時發問，對有機農場的運作十分好奇。他們不能用任何化肥、殺蟲劑，有害蟲怎麼辦？導覽介紹，路邊多種桔樹或薄荷，用強烈氣味驅蟲。大棚外罩紗網來防蟲，還可用太陽能發電的燈箱吸引趨光而至的害蟲，電死後做肥料。農場灌溉主要用河水，因為開採地下水有害環境，用自來水也是對水資源的浪費。河水用水泵抽上來，還要經過幾道工序過濾。大棚裏或置水管或平鋪水管，開關一開，細霧噴出，澆灌蔬果、香料。

參觀完，我們進行下一個節目：敲染布袋。每人拿到一個棉布軟包，導覽指點我們採摘秋海棠、三色堇、報春花等色澤鮮艷的花朵，配上薄荷、銅錢草等綠葉。然後翻轉布袋，依次將植物放在裏面，隔着布袋用錘子敲擊，讓花草的色彩、花紋都印在袋子上。學生們仔細設計，認真敲擊，咭當聲中，一個個色澤鮮亮

、圖案別致的布袋做好了。有的拼了個小熊，有的組成花朵，我的手藝一般，美其名曰「印象派」，其實成品更像亂花迷眼的「野獸派」。

工作坊結束後午餐。預先點好的有豬排飯、雞肉飯和菌菇飯三種主菜，另外配備沙拉、蘋果汁、炸豆腐，廚師還送了一道南瓜焦糖布丁作為甜點。味道不錯，特別是他們自產的草莓，滋味濃郁甜香。導覽介紹，訂多少做多少，也是避免浪費、保護環境的辦法。吃完飯，幾個學生去餵兔子和山羊。農場收留被遺棄的動物，讓牠們在此得享天年。三四隻黑白花的兔子養得很肥壯，有頭山羊老了，站着打呼嚕睡覺。牠們見人都很友好，隔着護欄被摸幾下也不在乎。

下午一點還有手工餅乾工作坊。導覽提供醃漬櫻花乾，指點我們泡水去鹹味，吸乾水分後留作裝飾品。麵糰他們已預先揉好，原料為低筋麵粉、牛油、雞蛋、糖、水。揉開後分成幾片，搓成圓球再壓扁到三個硬幣的厚度，然後用餅乾磨子切割出貓、熊、鳥、兔、心、星等，再加櫻花作為裝飾，學生玩得很開心。餅乾入爐烘焙，我們又去採摘作物。春天水果少，在酒店也不能做飯，所以只採能生吃的胡蘿蔔。幹農活不易，我鏟了半天，才拔出兩根胡蘿蔔，還有一根拔斷了。採摘結束，葉子餵給兔子和山羊吃，胡蘿蔔洗乾淨帶回酒店。

我們參觀的農場一區佔地六十八畝，種植香料，並提供參觀、旅遊服務。周末收散客，平日接待團體。我們去的那日較空，只有一群國際幼兒園的小朋友來。二區一百畝地專門生產蔬菜和草莓、無花果及其他水果，除了線上訂購、半小時內送達市區的「宅急配」服務，還提供超市的有機蔬果部和市中心的高檔餐飲店家。三區還在興建中，聽說佔地更大。

這次農場遊有吃、有玩、有勞作，寓教於樂。加深了對食品生產、環境保護等問題的理解之外，幾位學生見縫插針，現場採訪了兩位導覽，就各自的研究課題發問。三點多離開，度過了豐富的一天。



我和妻子為香港《大公報》副刊的「大公園」投稿已經二十多年。那是一九九七年九月，我還任首兩擔任公職，每天看香港《大公報》，特別對副刊的「大公園」感興趣，每篇文章都很吸引人。

一日突發奇想，也寫了一篇小文《大字的啓示》，準備投給「大公園」。文章寫好後，出現署名問題。為避開公職帶來的不便，我們決定起個筆名，當即商定為「延靜」，取我和妻子名字最後一個字，不管誰寫文章都用這個筆名。

我自幼喜歡動筆，筆名也用過幾個。比如我曾用過「春生」，因為生我之日正好打春；我也用過「楊磨」，那是為了紀念奶奶，因為奶奶姓

楊。但這回「延靜」的筆名不一樣，它為我和妻子共有。用這個筆名，我們寫了幾年文章。當然要感謝當時「大公園」的編輯孫嘉萍，她從一開始就多次來信說，這方面的文章很需要，鼓勵我們繼續寫下去。

一九九八年八月，我們奉調離開首爾，回到北京，遷入潘家園（嘉禾園）新居，我們仍然和孫嘉萍保持聯繫，繼續為「大公園」寫稿。忽一日，她從香港打來電話，與我們商量更改筆名的事宜。

孫嘉萍說，使用筆名，當然要尊重作者的愛好和習慣，不能強求。但夫婦兩人用一個筆名，給讀者帶來一些不便，也不能不考慮。夫婦使用一個筆名，作者一會為男士，一會又變成女士；文中一會出現「我和妻子」，一會又出現「我和

筆名的故事

延 靜

先生」，把讀者鬧糊塗了。她建議，「延靜」筆名繼續用，為先生獨有，夫人可以另起一個筆名，請我們考慮。

我們覺得孫嘉萍說得有道理，就接受了她的意見。作為編輯，她的考慮是細緻周到的。其實在寫稿過程中，我們也發覺到了這個問題。男女的筆觸情調畢竟不一樣的，文思也不盡相同，用一個筆名，確有不便之處。很快我們覆告孫嘉萍，女士的筆名改為「言青」，這也是她工作期間不使用真名而使用過的筆名，取她名字的兩部分。

退休二十多年，我們仍堅持為「大公園」投稿，和歷任編輯都一直保持着聯繫。也得到她們的支持和厚愛。我們出了四本書，但仍然使用「延靜」筆名，書中收錄的是我和妻子的習作，名副其實。

漫談巴黎聖母院

方 元



◀巴黎聖母院大教堂

作者供圖



一場大火燒穿了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的屋頂，也燒穿了法國人的心。此刻很適合引用雨果（Victor Hugo）在其名著《巴黎聖母院》中講的那句話：「看到這座可敬的建築受到時間和人為的無數次損傷和破壞，實在令人憤怒和感嘆！」

對於我這代中國人，法國的這座教堂有着特別的意義，因為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是聯繫在一起的。根據雨果小說改編的電影《巴黎聖母院》是「文革」後中國人最早看到的一部西歐影片。我就是從這部電影中看到了這座著名的大教堂，看到了十五世紀的巴黎。

這部電影由法國人讓·德拉努瓦（Jean Delannoy）導演，雖然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作品，但中國觀眾要等到八十年代初才看到。而我第一次親眼見到這座「可敬的建築」是在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三日。那時我正在意大利和法國研究歐洲的建築風格和歷史。巴黎聖母院大教堂就像埃及的金字塔、中國的長城，不單是某一個國家的建築，而且是屬於世界的文化遺產。儘管我在電影和書上早已見過聖母院大教堂，但站在實物前的感受很不一樣。它的美，即使讓我連看三天也看不夠。

哥德建築之母

聖母院大教堂在建築史上的地位有多重要？我認為可以用「哥德建築之母」來形容它吧。作為哥德建築的一個原型和典範，它的影響不僅在法國，而且遍及歐洲，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。

十二世紀，哥德建築在法國誕生。它借着法國昌盛的國運，風行了三百多年。雖然聖母院不是第一座哥德教堂，但它是規模最大、技術最先進、藝術水平最高的，而且是第一座完全採用哥德結構的建築。就像雨果指出的：「這是一座可敬的紀念碑式建築，它的每個面、每塊石頭不僅載入了法國的歷史，而且載入了科學史和藝術史。」

中世紀的建築就像中世紀的生活，一切都是組織、有系統的。哥德教堂把建築功能、結構和裝飾組成「三位一體」。每一部分與其他部分的聯繫都是有系統的、有規律的，使建築的結構、藝術和宗教理念美滿地合成一體。

如何欣賞哥德建築？它的美和主要特徵是它的結構：高大的尖拱形拱窗、精緻的肋骨券屋頂、飛躍的扶壁和修長的柱子。這種纖巧的、形如框架的結構既科學又美觀，取代了過去羅曼建築的厚重石牆，解放了空間，使屋頂更高、窗戶更大，讓陽光、天光灑進教堂大殿，給心靈帶來光明。雖然建造的材料是石頭，但因為科學地運用力學原理和材料特性，因而建築看上去很輕巧，不但沒有石頭的沉重感，而且建築空間像要飛起來。

黑暗與光明

一提到聖母院大教堂，人們首先聯想到的面孔可能是讓·德拉努瓦電影中美麗的吉卜賽女郎和醜八怪敲鐘人。但在現實中，真正的主角是國王。在大教堂正門的上方有一排頭戴王冠的雕像，代表着十三世紀至十九世紀的二十八位法國國王。這些精美的雕像不是為了裝飾，而是正告人民：上帝授予君王統治他們的權力。

建大教堂並非為了保護平民百姓，而是為了維護君主專制制度——這是教科書和旅遊網站不會告訴你的真相。「君權神授」是為帝王專制統治而建立的一套學說。就像黑暗與光明相伴同行，君主專制與哥德建築也是一起出現的。

哥德教堂代表了歐洲中世紀的建築，而「君權神授」代表了中世紀歐洲的政治。根據這一學說，上帝把世俗的權力授予君王，讓他統治國家和人民的生活；把宗教的權力授予教皇，讓他統治教會和人民的精神。國王和教皇通過互相授予權力來實行統治，因此王座與聖壇是相通的。

到了中世紀後期，國王為了集權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，把手伸到教會，想獲得更大更多的權力。雨果的《巴黎聖母院》即是以這個時期作為小說的歷史背景。但真正的歷史背景是雨果生活的十九世紀。此時，統治者雖然不再真心信奉宗教，但仍



抱住「君權神授」不放。一八〇四年，拿破侖一世為了復辟君主專制制度，讓自己作法國皇帝，於是導演了一場「君權神授」的好戲。他硬把教皇從羅馬「請」到巴黎為他加冕，而舉行加冕儀式的地點就在巴黎聖母院大教堂。

當陽光照亮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時，我們不要被哥德建築的絢麗光彩迷住雙眼，而看不到躲在陰影裏的黑歷史。

雕刻的建築

讀者看報章雜誌時，可能會發現關於聖母院大教堂的建造年份有不同的講法，令人困惑。一般來說，我們用建成的時間作為建築的生日，但這個方式對聖母院大教堂不適用。為什麼？因為它建造的時間跨度太大。如果在今日建一座與聖母院的面積、高度相似的大樓，從動工到竣工只需一兩年的時間。而巴黎聖母院大教堂從一一六三年至一三四五年，跨越三個世紀，用了一百八十多年的時間才「完工」。

為什麼我在「完工」兩字上加了引號？因為它未必是真的完工，而可能只是階段性完工。假若法國沒有在英法戰爭中接連失利，假若沒有因戰爭而耗盡國庫、榨乾人民血汗，大教堂可能會繼續建下去，例如在鐘樓頂上加一個大尖塔，在鐘樓的四角加四個小尖塔等等。歷史上所有的偉大建築都是勞民傷財的野獸，有一個巨大的、永不滿足的胃口。（上）



▲大教堂的國王雕像長廊

◀電影《巴黎聖母院》中的吉卜賽女郎和敲鐘人

作者供圖

立夏 陸小鹿

「疰夏病」。

蛋絡子是用五彩絲線編織成的網袋狀子，能容放兩三隻蛋，收口處下端蕩漾着一束小穗子。小孩子掛着五顏六色的蛋絡子去學校鬥蛋。大家從蛋絡子裏取出自己的蛋，用拳頭握住，只露出一點點蛋尖，和對方同學的蛋互相敲擊，誰的蛋殼不破誰就是勝利者。每年這一天，最神氣的就是鬥蛋冠軍。

去年立夏日，老同學們集體懷舊，在微信群裏聊起了立夏鬥蛋，我的興致被撩撥起來。家裏早已沒了蛋絡子，於是找了些「十字繡」繡剩下的線，自己動手編織了一隻蛋絡子。煮了幾隻蛋，放進蛋絡子，掛在玩具鹿的脖子上，還和老公鬥了兩隻蛋，好開心，彷彿回到童年。印象裏，這是近幾年我過得最開心的一個立夏日。

小時候對二十四節氣不以為然，現在卻覺得

暮春時節，去看了豐子愷的一個畫展。

有幅畫，名叫《卻喜今年重幾斤》，很有童趣。一杆大木秤下懸着把橈子，寶寶坐在上面，爸爸用秤鈎起橈子，給寶寶稱體重。

這個情景我很熟悉。小時候，在家鄉江蘇南通，立夏日就有此「稱重」的習俗。還記得當年父親說，立夏日稱了體重後，小孩就不會患「疰夏病」了。

今天是立夏日，家鄉還有一個習俗是吃蛋。一大早，大人們會給孩子煮好一鍋蛋（有雞蛋，也有鴨蛋），孩子們挑上最硬殼的蛋，放進蛋絡子，掛在脖子上，興高采烈去學校。有句諺語是「立夏胸掛蛋，孩子不疰夏。」吃蛋也是為了防



◀檸檬七是香港頗具特色的一種飲品 資料圖片

有些氣味不會老

林 瑩



每當鼻尖觸碰到那些薄薄的味道時，好像就能立馬穿越到還可以等着放暑假的年紀。現在回想一下，肥白味聞起來會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；新書的油墨味讓人只想用書皮仔細封存起來；還有就是冰鎮過的汽水一下下蹦到鼻尖上的檸檬味——檸檬就是春夏裏的光，明晃晃，色彩亮麗得任性驕縱，卻讓人討厭不起來。

每到春夏之交的時候，我記得家裏總會準備一大壺涼白開，切兩片檸檬丟下去。巨大的檸檬黃氣泡上下翻浮，酸冽的氣味起伏。檸檬的酸一碰水就散了，空餘香氣卻也執著得很，似乎永遠都不甘心做一杯平淡無奇的白開水。這幾乎已經是尋常人家在那時候最做作的精緻了。直到後來，我在TVB劇裏見識到了更貪心的檸檬食法。

香港人向來信奉食療。檸檬富含維生素C，有美白消炎的功效，於是我在諸多不同的港劇中聽到了檸檬於飲品中的多種用法：檸茶（檸檬加紅茶）、檸樂（檸檬加可樂）、甚至檸啡（檸檬加咖啡）……在常年濕熱的香港，細密的氣泡可以帶走燥熱，酸酸的檸檬氣味可以舒緩煩悶。於是，只要走進大街小巷的茶餐廳，見到夥計在單子上飛快地寫下「07」，這代表的就是檸七，即檸檬加七喜。檸檬的酸味中和了碳酸飲料過分的甜，變得那麼嬌俏清新。

與檸檬氣味類似，還有柑桔

，只不過有別於檸檬的大眾百搭，柑桔應該算得上是一種南方常見的獨特吧。在很多港劇裏，子女有個咳嗽不適，當媽的就會從廚房壁角裏搬出一罐玻璃罐子，裏頭一個個挨着擺好是暗淡到發青的小圓果子。跟柑桔原本的樣貌不同，時間和食鹽催着它臉皮發皺，膚色暗沉，但只要一切開，與檸檬同屬性的清新酸味就會撲鼻而來。粵港地區的人都知道，那就是家中長輩會親手醃製的鹹柑桔。這是性急的香港人為數不多的耐心，取一個半個，泡水喝，便有止咳化痰的良好。

可惜的是，在內地的超市，鹹柑桔並不太容易買到。所以在燥熱的夏天裏，那酸酸的味道依舊多數來自於檸檬，簡單地用新鮮青檸配上蘇打水 and 蜂蜜，儘管食療功效甚微，但滋味還是很不錯的——吞了一嘴氣泡的感覺，像是小時候滿嘴一顆顆炸開的跳跳糖。

於是，我便常常在想，只要還喜歡酸酸的飲品，還喜歡夏天的氣味，這樣熱愛生活的心態再怎樣都不算老呀！